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的根脉

□ 杨 柳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多次迭代升级,网络文学目前已成为大众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奇观。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网络文学的连载形式、文体样式、读写人数以及它所形成的生态都有典范意义,凭借巨大的媒介优势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原创力。如今,中国网络文学读者已有5亿人,作者超过2000万,当之无愧地成为网络文学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网络文学的确是依托互联网才得以存在的。但回顾其发展史,这个观点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网络文学为何没有活跃在互联网最发达、使用率最高的欧美地区,却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日益繁荣?很显然,网络技术并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条件,技术之上的文化才是决定性因素。

中华文化是人类最为久远的文化之一,更是历经数千年被完整保存并连续传承、至今仍然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体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幅员辽阔的疆域、多民族的文化构成,创造了世界上最广大和最多元的生活空间;同时,人口庞大的人类族群中千差万别的个体生活情状与国家政治经济中广泛的同一性相交织,这些都使得中华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厚重性和创造力。每个中国人从幼年听到的第一句话、第一首歌开始,就在这个传统中生长,每个说汉语的人骨头上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深

深印记。正因为有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才使得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才变得如此迫切和激烈,从而爆发出了足以撼山动岳的文化力量。

人类创造文化,人被文化所塑造,强大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个体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情感和心里结构。这个结构影响到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已经得到具象化的赋形。例如对故事的喜好、对叙事的偏好、对情感表达的热爱、对想象力的张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美好期待,等等。它们汇合成的精神生产力,只有到了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被激活,也只有网络空间这种没有物理边际的媒介才足以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在网络文学中的表达,生动展现了文化学家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信息”的图景:媒介变化重要的不是传播工具的性质,而是这种传播工具的性质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它所提供的可能性。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无可计数、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和思想支撑。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化以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隐性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作者笔下所建构起的文学世界及其运行规律,体现在小说的世界观、人物的言行和伦理道德、作品的价值追求等多个方面,是不被作者和人物角色意识到的潜移默化习焉不察。例如《凡人修仙传》《万古仙穹》等仙侠小说

中的练气、炼丹、成圣等情节逻辑源自本土的传统道教,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审美化改造;而支撑《雪中悍刀行》《琅琊榜》这些武侠小说的文化根据,是中国武术这张在国际上辨识中国文化的文化名片;《后宫·甄嬛传》《盛唐风华》《燕云台》等历史小说则直接从中国历史典籍中选材。此外,还有大量同人小说从传统小说中抽出人物和情节,用新故事来结构新作品,例如《我在红楼修文物》是《红楼梦》的同人作品,《汴京上元局》则从《水浒传》中引出故事,《守墙人》更是杂糅了《三国演义》《射雕英雄传》乃至电视剧《武林外传》的人物和情节。而在众多类型的作品中,都隐含着作者无意识地对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世俗伦理的尊崇,例如在大量的言情小说中,尽管男女主角的爱情充满时代感,但仍然蕴涵着含蓄、内敛和对纯爱的向往这些中华传统爱情观。

第二种是显性的,即特意把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用网络文学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下,传统文化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佳作。例如《廊桥梦密码》用新民间故事的形式讲述廊桥这一中华建筑瑰宝的历史和建造技艺,《画春光》以复兴古越瓷窑烧制技术为主线,《相声大师》则以传统曲艺为表现内容。当然,网络文学不是“复古”的创作,传统文化在其中是被赋予了新意义、新内涵的。而

在这些表现传统的作品之外,更多的作品直面时代大潮中的社会发展变化,通过描写新生活来创造新精神、建构新文化,例如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山里的青春》《扎西德勒》,反映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大国重工》《重卡雄风》《北斗星辰》等作品,以及描写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与沙共舞》《在阳光眷顾的大地上》等。

在文体形式上,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审美形式为网络文学奠定了基础。网络小说以讲故事为主要目标,大量使用了中国人喜欢的传奇小说写作模式,例如突出主角、制造悬念等;同时,分章节连载实际上暗合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样式,作者借鉴读者意见与古代说书人根据听众反应修改作品异曲同工。

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文化圈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契合了读者情感的审美表达方式。过去我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网络文学中,我们要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正是中华文化与科技和时代精神的结合,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中创造了一个瑰丽多姿的文学世界——如今网络文学向海外拓展,已经吸引了大批非华语文化圈的读者和作者,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的重要载体和渠道。网络文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筑牢文化身份,必将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征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王思童

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辈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在当前文艺市场,民间音乐常常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虽然互联网娱乐大潮催生一些融合流行音乐元素的“跨界”式民歌作品,但受众评价褒贬不一。新生的Z世代(指95后、00后)可能觉得初听“一耳凉惊袍”,但反复几遍下来就会感到因陷入人类型化而产生厌倦;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音乐老艺人或者部分专家学者来说,“跨界”式民间音乐作品容易在市场化包装过程中变了形、走了样,因此他们对民间音乐“跨界”式发展的前景并不看好。

那么,在网络信息时代大潮里,民间音乐的创新究竟路在何方?这不仅对每一位民间音乐创作者、表演者,更对民间音乐教育工作者发出了灵魂之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笔者认为,对于民间音乐这棵曾经枝繁叶茂的“大树”来说,音乐教育可以看作是固其本、强其根、培其元,而促其抽出新芽、长出新叶、探出新枝、焕发新生的“续命之药”。若要切实发挥音乐教育推进河北民间音乐创新发展的“药效”,需对本省音乐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优化,使其更快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和创新需要。探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互联网文娱的分众化发展呼唤民间音乐转型升级,同时也对音乐教育培养新型创作及表演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将“数字广播影视及视听内容服务”“数字化娱乐服务”“数字新媒体服务”等界定为文娱市场“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基本运营特征表现为:受众可通过网络自由检索、点播自己喜欢看的娱乐节目。这实际上就是把“看什么、听什么”的主动权交给了受众自身。于是,爱听民歌的受众会青睐于检索民歌,爱听爵士乐的受众会热衷于点播爵士乐。如此一来,原本大众化的“听众”概念,渐渐随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能动选择,而分化成为一个个小众的网络娱乐受众圈。分众化,给河北民间音乐的网络传播和产业化创新提供了全新契机。从供给侧来看,分众化也意味着河北民间音乐要为粉丝量身定制其喜闻乐见的产品,这对从业人才的感知力、分析力、创造力等各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整合优化音乐教育资源,为文娱分众化趋势下的河北民间音乐发展提供更多新型人才。

其次,河北省内相关产业的创新变革趋势,也呼唤着一专多能型民间音乐人才。近年来,文化旅游导向下的全域旅游蓬勃兴起,不仅涌现出武强县周窝镇等特色音乐小镇,其他景区、康养小镇、研学旅行目的地也增加了对民间音乐表演的多样需求。这些变革无一不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专”是指精于河北民间音乐;“多能”则是需要胜任舞台演出、景区演出、VR/AR情境表演、康养中心音乐表演、研学旅行教育表演等多种任务场景。培养一专多能型的表演人才,势必要求河北民间音乐教育进行适时适势的资源整合。

互联网文娱的分众化发展趋势和省内相关产业的创新变革趋势,为河北民间音乐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同时也对音乐教育资源整合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整合人力资源,强河北民间音乐之“根”,树河北民间音乐之“魂”。要保证互联网文娱时代河北民间音乐创新发展不变形,不走样,首先需要对其“强根固本”。省内高校音乐院系可对精干教师进行文化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培训,进而深入河北民间音乐传承地域,开展文化人类学指导下的田野采风及摄录工作,将河北民间音乐原生态的表演场景及其文化生活背景完整记录下来,以供日常教学使用,保证河北民间音乐教学在“原生态文化生活场景”的加持下展开,确保学生深入领会、把握河北民间音乐的风格与审美特征,为日后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整合财力资源,打造跨越多领域的实践教学基地。要培养一专多能型的河北民间音乐人才,就需要使他们适应多种场景。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省内高校音乐院系应改变过去单纯选择文艺院团作为实践、实训基地的做法,将实践教学的大舞台搭建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具体来说,可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建立面向网络文娱空间的河北民间音乐表演实训教学机制;可依托景区,建立面向旅游、康养和研学旅行的新型民间音乐实践、实训基地。整合物力资源,推进河北民间音乐与其他专业教学融合。比如高校内的河北民间音乐方向师生,应加强同影视、动漫等专业的合作,通过为其提供民间音乐的伴唱、伴奏来熟悉VR/AR等技术运用的现实情境。这样,不仅有望打造跨院系、跨专业的实训机制,而且能有效拓展民间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思路和视野,增强其面向现代文娱场景的实践操作和适应能力,从而助其达到一专多能的素质要求。

综上所述,当前河北民间音乐的创新,需要音乐教育界勇挑重担,整合优化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资源,积极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开创新活力盎然的传承发展新局面,让民间音乐之花飘香越、绽放新颜。

河北民间音乐之花如何绽放新颜

以现代先锋连接俗世生活 ——评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

□吕佳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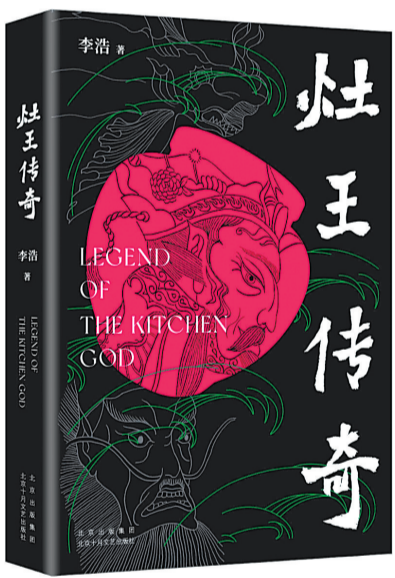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当代知名的先锋作家,李浩长期受到评论界双重诟病:“其一是不善讲故事,讲不好故事,没有完整的、有趣的、现实的故事;其二是语言的‘欧化’,不太使用大家习惯的、常用的‘标准汉语’,多少有些翻译腔。”李浩最新长篇小说《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选择用中国传统小说叙述语言,回归中国古典小说脉络,成为一部与其之前作品风格迥然不同,但在思想内核上一脉相承的作品。

李浩博览西方文学理论和名家名著,其作品偏西式的书写风格,也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能否驾驭中国本土写作路数的争议。《灶王传奇》则将这些质疑一一打破。该书一改之前的写作风格,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语言,构建起融合传奇性与日常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民间世界。书中,李浩设定了简洁的故事主线,聚焦人物对话和心理细

节,塑造了一系列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多重解读方向。

不同于之前的《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只是披着王朝历史外衣传承现代小说内核,《灶王传奇》不仅在写作技法上力求回归中国古典文脉,故事结构和背景也和传统传奇志怪小说一脉相承。在神话体系构建上,李浩在诸多方面借鉴了古代传奇志怪小说,同时根据情节需要做出了必要的修改。小说的故事时间设定于明朝由盛转衰的明英宗时期,主人公则是家喻户晓的“灶王”——一位在民间受千家万户供奉,但在李浩所构建的神仙体系中居于底层的小神。主人公的命运与明朝运势息息相关,纵使神仙也不能摆脱人世间的束缚。

该书虽然在“形”上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其“骨”依旧延续性与日常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民间世界。书中,李浩设定了简洁的故事主线,聚焦人物对话和心理细



节的联系。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以看作完整的寓言文本,但这些文本并不像现实主义写作那样在纸上画出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想象,而是有关意识和观念的模

型。剖开外形,探究内里,《灶王传奇》与李浩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依旧带有寓言性质。小说中的神仙世界如同人间的翻版,神仙们难以跳出三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法做到随心所欲,私欲之盛丝毫不逊于凡人,等级划分比俗世更加严格。龙王在龙宫答谢救命恩人豆腐灶王和小冠时不情愿与惺惺作态,原本恩重如山的救命之情反而成为替自己树立恩必报人设的大旗,不禁令人感慨;原本代表神仙无上荣耀的天官百叟宴,实际上参会的神仙连饭都吃不饱,每天都在繁文缛节中与饥饿抗争;东岳七十二司验收灶下灶王的善善恶恶记录簿,各地灶王们面对的却是小官的趾高气扬……类似的情节不胜枚举。李浩精心构建的神仙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寓言,神鬼传奇与凡俗生活遥相呼应,彼此映照。

《灶王传奇》表面展现的是神仙世界,而实质则直指人间百态。第一世是穷孩子的小冠,来世宁愿

做一个富有的短命鬼,也不愿再当受人欺侮的穷孩子。贫穷在小冠幼小纯洁的心灵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疤痕,转世成为富家公子的小冠用各种手段回击前世不堪回首的童年,贫穷和缺乏父母关爱对孩子的摧残难以言表。小冠形象的深刻在于,他明白何为对错,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依然我行我素。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毅然挺身而出充当说客,用自己的鲜血浇灭灾民的怒火,阻止朝廷对他们的屠杀。对拥有前世记忆的小冠而言,摆脱贫穷重生的他没有高远的追求,如他临终前所说:“这一生过得值得,没什么遗憾的,闹也闹了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临睡前做了一件大事,说不定到阎王那里还会得到奖赏呢!”小冠的二世像极了当下的一些人,物质充裕,却难以填满精神长期空虚的沟壑。

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即是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李浩穿行在真实与虚构、古典与现代之间,以怪力乱神写出了春秋大义。

风物人心皆故乡 ——评赵宗彪散文集《山河故人》

□元 萌

故乡有我们最早的人生记忆,是我们性格与人格形成的地方。赵宗彪所著《山河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是一本怀念故乡、追忆故乡人与事的散文集。作者以温厚的语言刻画了故乡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让自己时隔四十年得以重新观摩故乡,回到精神原乡。

浙东天台山西部的赵宅村是作者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原乡。《山河故人》以这个村庄为原点展开,故乡的地理、风物、童年轶事,都成为作者记录的对象。《山河故人》以地理志开篇,用“作家地理”的手法,勾画出故乡的文学版图。赵宅村的山野、溪流、水井、水车、石桥、路廊,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时下,人们常常有感于故乡的消失,此处的故乡不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出生地,还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原乡。地理上的一次次重返,是为了精神上的回归与重建,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写:

“对天地、自然、乡土、村庄、人世和亲情有更深的了解,能够找到自己的根。”寻到自己的根,才是真正的回乡。

文学创作过程犹如雕刻时光。作者不仅是时光的雕刻者,在现实中也成为一名木刻艺术家,书中作者描绘了木刻这门手艺带给他的美好记忆。祖父留下的一块亲手刻制的木版年画,被作者视为珍宝,“当时用布将它包起来放在二楼的墙洞里,外面再用砖封回去”,上面刻着宗教人物,逢年过节拓印到红纸上拿到集市上卖,能得到一份不小的收入。从未谋面的祖父曾是文艺青年,也成为作者踏上艺术之路的启蒙者,血脉绵延,作为后辈的他画画、木刻,无师自通。

书中的126幅手绘作品,也出自作者之手,自成一派,形成了他的另一种语言。“江南乡村的话与画”,画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作者的画与他的文字风格一致,相得益彰。好的插图,仿佛会说话,不用文字注解,其中的含义

也能一目了然。无论是手绘地图、人物速写、场景白描还是地方风物,都成为书页上一个独特的美学符号。绘画,还是复刻记忆、速写时代的方式。书中一幅画满各种粮票、肉票、布票的插图,生动还原了“以票为贵”的过往;还有一幅“白衬衫、西洋发、戴上海、街牡丹、骑着凤凰飞上天”的图画,也能反映出那个时期最时尚的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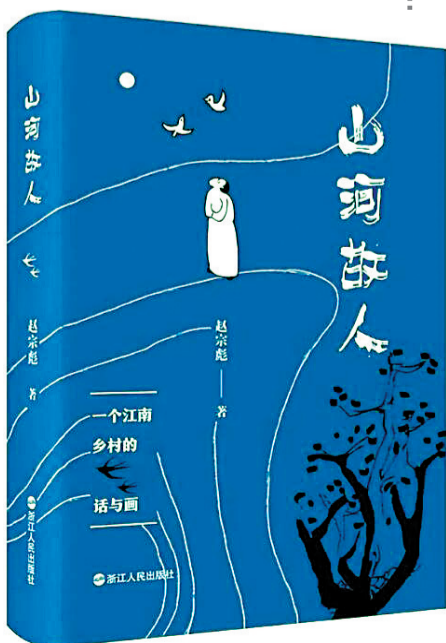
写作、木刻、绘画殊途同归,都关乎匠心。书中的人物志与田野志中,不乏来自乡土的智慧与技艺。行走民间的游医、上门服务的剃头老司、给碗刻字的号碗匠……这些俗世奇人,在当下已难寻觅。只要有手艺,就不会饿死,这就是来自民间的朴素认知。考上大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则是世代农人的理想。书中写到的村民,有的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农村,有的后代已经移居城市,过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作者是小离家,但绝非异乡人。在雕刻的日子里,故乡

的情感、风土、细枝末节,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作者的家乡,看上去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称为“头世人”。成年人当中的“头世人”,可能正是呈现出呆萌天真状态的那一类人。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称自己以一种“生手的天真”望着从未见过的广阔世界。相较于《山河故人》,作者以老练之手写赤诚之心,仿佛也能携读者回归自己生命中的纯真年代。他在自序中写道:“故乡,是一个人心灵的王国。”回乡,有时候是为了寻找已经逝去的乐园。

全书以少年志收尾,重点回忆了上小学之前的逸闻趣事。在乡野的广阔天地间,捉蜜蜂、钓黄鳝、钓鱼、放牛、喂黄豆等是作者这一辈人小时候最擅长的游戏,稀松平常却又野趣横生,少年心气跃然纸上。

每一个故乡,都是真实的中国。通过百余篇回忆散文、百余幅简笔画作,我们可以看到、找到记



忆深处关于故乡的点滴,寻到、嗅到那些专属于童年的味道。这些有趣、温热的文字,贯通了我们与祖辈的遥远记忆。